

### 她是街道清洁工

□南野

推开窗,读到晨曦靠近  
就会读到她  
徜徉这条街,读夕阳渐次离去  
也会读到她

她是这条街不缺席的书法作者  
日复一日,使用同一张稿纸  
这张稿纸长500多米,宽近6米  
年复一年,使用同一款竹制笔  
这支笔,笔杆长,笔尖部分格外的宽

她没有一幅成名作  
也没有收藏一幅自己的作品  
她的作品  
线条会被雨水清洗  
笔画会被大小不一的鞋踩乱

她会不断修补  
模糊的线条,碎了笔画  
修补的笔画都很简单  
那是无数笔的“撇”和无数笔的“捺”

提取任意一笔“撇”和一笔“捺”  
就合成一个“人”的字样  
这是我们  
读一辈子也写一辈子的字

### 父亲的柴刀

□安子

锃亮的柴刀  
依然斜插在板壁的横木上

一把柴刀  
一个木制的刀鞘  
往腰一绑,双手一甩  
出门回来  
父亲准能挑回一担希望

破竹蔑,编箩筐,编茭篱  
父亲一辈子用它  
编织温馨的家

灶口燃起的火焰  
堆积的木炭  
在冬天,足以围炉取暖  
那是父亲遗留人间的温度

### 初夏的薏米地

□徐明友

老江的旋耕机,刚打一半  
被薏米秆卡住了  
他只得伸手去掏,像掏一段  
陈年旧事

身旁的油菜已结籽,但仍有  
大片大片紫云英  
肆无忌惮开着,他的眼里  
也有一盏紫灯  
无人时,偶尔也亮一下

因为腰疾,女儿让他在家休息  
他哪闲得住?  
手心攥着的那条河流  
缰绳已勒进肉里

旋耕机的轰鸣,再次响起  
初夏的阳光  
也变得一尘不染  
这让他双手,和猩红色的操控臂  
有了些许抖动

### 陶壶

□陈声平

推开门,光芒涌入室内  
落在最前排的陶壶上——  
还是未上釉的坯  
静静地等待,让柔软的泥  
风干成瓷的质地

它从不孤单  
身后,陶壶排列成行  
弯弯的把手如新月  
腹内空寂,没有泉水浸润  
它们却不悲伤,只等一场火  
将自己烧成釉色  
等身躯坚硬,那时轻轻一叩  
便会荡出清脆的回响

此刻,你躬身于乡村一隅  
双手覆满湿泥  
转盘轻旋,缓缓收束壶口  
把一捧沉睡的山野黄土  
揉捏、雕琢,塑成鲜活模样  
而后凝视心爱之物  
自身也弥漫陶土的气息  
像一尊素陶坯  
等待龙窑的熊熊烈焰  
在燃烧中,铸就铮铮骨酪



五月,是汗水滴入泥土的回响,是双手编织岁月的诗行。我们在此驻足,聆听劳动的歌——它有钢铁的铿锵,也有禾苗的拔节;有案头的星火,也有远方的山海。明天是劳动节,让我们以诗为镜,照见每一分耕耘的光亮,致敬每一寸时光里,那些无声而伟大的创造。

# 汗水的韵脚

### 劳动节之乐

□莫在红

这一天哪里也不去  
就忙着栽瓜种豆  
忙着种下一棵树或一朵花  
像之前的无数个劳动节一样  
泡几坛糖醋大蒜  
一个月以后开坛  
好闻的酸甜味直到底  
一个夏天的开胃小菜就有了着落  
人生对自己最好的回报  
莫不过就是会做几样叫人欢喜的小菜  
谈不上什么独门绝技  
却是可以逼自己开心,如此  
这也是一种美好  
记得还有事情等待自己,并愿意去做

### 后山廊桥

□许青坪

过了岭腰,后山廊桥便横在眼前  
假日的游人穿梭桥上

桥守着旧姿势  
杉木咬着杉木,榫卯吞下三百年风雨  
依稀听见  
匠人将榫头敲进卯眼  
整座山谷,都跟着轻轻震颤

游客们举着手机,对准神龛  
对准桥下晒布一样的水面  
快门替代了当年的斧凿  
村里老人照旧巡桥  
脚步很轻,像在翻阅一本  
没有标点的家谱

有人问这桥还能走多久  
桥不说话  
风,年年从桥洞穿过

### 五月山村的描本

□笠方

铺开五月绘本  
能白描些什么呢

是乡野白发婶娘们,于  
高岭茶山采摘生活,点燃  
一日三餐烟火

还是田间地头的邻里叔伯  
趁着辽阔的风,把一道道  
绿色运出山外,守护  
一年四季,炊烟不断

还是八旬护林员父亲  
深山小道,鸟鸣声中  
化作最后一次巡山图

青绿是底色,汗水  
落墨五月山村  
泥墙瓦瓦留白处,是他们  
无声的落款

### 外卖小哥

□张大泽

他每天骑行在大街小巷  
红绿灯的交替  
是留在眼球最多的风景  
车铃响一下,他就往前赶一段

天晴了,他在骑行  
下雨了,他也在骑行  
汗出了又干,干了又出  
箱里的饭盒热乎乎着  
他怕送晚了

鞋底磨薄,路还是一样的路  
他站着,像一道被踩矮的门框  
他走着,就把日子踩出温度

### 喝上母亲的新茶

□李观助

昨晚梦到母亲采茶  
今天就收到了新茶  
滚烫的开水撬动青叶舞姿  
茶香里出现母亲穿梭林中的身影

阳光梳理她白发  
也翻开60多年前的青春  
不同方言的姐妹  
共同扎根在这片山水  
笑声在叶片传递。汗水在脸颊流淌  
她们坚信  
炒熟的叶子是孩子过年的新衣裳

现在,母亲依然用苍老的手  
缓慢翻炒茶青,制作茶叶  
她的姐妹越来越少了  
有的睡在林中,静静陪护茶山  
听母亲走近的脚步声  
恍惚听到60年前她们唱的歌谣

### 有一种声音很丰富

□徐炳书

有一种声音很丰富  
在五月打开,像条河流  
打通血脉,音符从河底涌出  
朝大海的方向

旷野,传来犁铧金属撞击声  
布谷鸟唤醒田园的绿  
从一粒露珠翻身出发  
父亲牵出老牛,潜入田间  
擅游的风,向时光深处游去

木拱桥弥补低调的风  
脚底下的石头路  
踩出一道粗糙的足音  
田埂的长,勾起远方的辽阔

宁静的山村,诗人笔下的星辰  
擦亮一颗心的激动  
我在读家乡的新闻,多云转晴  
田野上,播下绿油油的词语  
父亲立于田中央,转身朝我微笑  
手持的锄头,拂过他的流年  
头顶覆盖的雷,落满我的双肩

### 芬芳的灯笼

□弧度

允许生活偶尔塌陷  
有人穿针引线,细细缝补  
允许天空飘过乌云  
才更懂阳光珍贵

绿化带的花儿们  
白如雪,红似火焰  
串起时光的缝隙  
车流如梭——  
有人奔向远方  
有人归心似箭

晨练的人,采撷一路风景  
穿黄色背心的人  
一身清香  
守着四季,用剪刀、锄头  
把回家的灯笼  
一颗一颗,点亮



(本版插画依托AI技术绘制)